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二章

晚上比丘與余同歇樓上，余視其衣單，均非舊物，因意其必新剃度，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實有千端愁恨者。遂叩之曰：「子出家幾載？」比丘聆余言，沉思久之，淒然應余曰：「吾削髮僅月餘耳。阿師待我殊有禮義，中心寧弗感蒙？我今且語阿師以吾何由而出家者。吾恨人也，自幼失怙恃。吾叔貪利，鬻余於鄰邑巨家為嗣。一日，風雨淒迷，余靜坐窗間，讀《唐五代詞》，適鄰家有女，亦於斯時當窗刺繡。余引目望之，蓋代容華，如天仙臨凡也。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。忽一日，女繕一小小蠻箋，以紅線輕繫於蜻蜓身上，令徐徐飛入余窗。蓋鄰窗與余窗斜對，僅離六尺，下有小河相界耳。余得箋，循還誦，心醉其美，復豔其情，因歎曰：『吾何修而能枉天仙下盼耶？』由是夢魂，竟被鄰女牽係，而不能自作主持矣。此後朝夕必臨窗對晤，且饋余以錦繡文房之屬。吾知其家貧親老，亦厚報之以金，如是者屢矣。

「一日，女復自繡秋海棠筆袋，實以旃檀香屑見贈。余感鄰女之心，至於萬狀，中心自念，非更得金以酬之，無以自對良心也。顧此時阮囊羞澀，遂不獲已，告貸於廝僕。不料僕陽諾而陰述諸吾義父之前。翌晨，義父嚴責余曰：『吾素愛汝，汝竟行同浪子耶？吾家斷無容似汝敗行之人，汝去！』義父言畢，即草一函，囑余挈歸，致吾叔父。余受函入房，女猶倚窗迎余含笑。余正色告之曰：『今日見擯於老父，後此何地何時，可圖良會耶？』女聆余言，似不歡，怫然豎其一指，逡巡答余曰：『今夕無月，君於□一句鐘，以舴艋至吾屋後。君能之乎？』余亟應曰：『能之。』余既領香諭，自以為如天之福也，即歸至家。叔父詰余曰：『汝語我，將錢何所用，賭耶？交遊無賴耶？』余惟恭默，不敢答一辭，恐直言之，則鄰女聲名瓦解，是何可者？俄頃，叔父復問曰：『汝究與誰人賭耶？』余弗答如故。遂益中吾叔父之怒，乃以桐城煙斗，亂剝余肩。余忍痛不敢少動，又不敢哭。

「黃昏後，余潛取鄰舍漁舟，肩痛不可忍，自念今夕不行，將負諾，則痛且死，亦安能格我者？遂勉力搖舟，欸乃而去。及至其宅，剛九句鐘，余心滋慰，竟忘痛楚。停橈於屋角。待久之，不見人影，良用焦憂。忽驟雨如覆盆，余將孤艇駛至牆緣芭蕉之下，冒風雨而立，直至四更，亦復杳然。余心知有變，躍身入水，無知覺已。

「迄余漸醒，四矚竹籬茅舍，知為漁家。一翁一媪，守余側，頻以手按余胸次，甚殷。余突然問曰：『叟及夫人拯吾命耶？然余誠無面目更生人世。』媪曰：『悲哉，吾客也！客今且勿言。天必祐客平安無事，吾謝天地。』余聞媪言辭溫厚，不覺墮淚，悉語以故。媪白髮婆婆，搖頭歎曰：『天下負心人兒，比比然也。客今後須知自重。』叟曰：『勉乎哉，客今回頭是岸，佳也。』

「余收淚跪別翁媪而行，莫審所適，悲騰恨溢，遂入嶽麓為僧。乃將腰間所繫海棠筆袋並香屑葬于飛來鐘樹腳之側。後此附商人來是問。今茲茫茫宇宙，又烏睹所謂情，所謂恨耶？」

余聞湘僧言訖，歷歷憶及舊事，不能寧睡。忽依稀聞慈母責余之聲，神為聳然而動，淚滿雙睫，頓發思家之感。翌朝，余果病不能興。湘僧晨夕為余司湯藥粥施各事，余輒於中夜感極涕零，遂與湘僧為患難交。後此湘僧亦備審吾隱恫，形影相弔，無片刻少離。余病兼旬，始護清健，能扶杖出山門眺望，潭映疏鐘，侵入骨髓。